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十二回 龍姚二人賣藝闖禍 姑娘獨自奮勇拿人

且說路凱家中，有許多豪奴與路凱送信，說把勢場打壞人了。路凱一聽，肺都氣炸。說：「好小輩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！」隨帶賈善、趙保，三個人帶領數人上廟。又告訴家人，知會那些閒漢。教他們上廟。一傳這信，就有四五口人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狐假虎威，一窩蜂似地跟著路凱直奔廟外。就聽前邊一陣大亂，又見人眾四散奔逃。原來天齊廟一開，人煙眾多，也有燒香還願的，也有買賣東西的，也有逛的。這廟幾年工夫沒有打把勢的，忽然一來，都要瞧瞧看看。從前把勢一到就得去路家掛號，給許多地錢。路家一高興，就來幫場。大半打把勢的有多少訂本領出色的，只是一半生意，一半武藝。這幾年生意把勢上廟，路家來了，就趕跑了，為的是顯路家的能耐，一半也是敲山震虎，使本地人懼怕他。把勢一傳信，不敢上這廟上來了。哪知這二人不是打把勢賣藝的人，是跟隨顏按院大人當差使來的，一個姓姚叫姚猛，一個姓龍叫龍滔。皆因智化私自走了，蔣四爺與大眾商量明白，大眾散走入都，一半找智化，一半打聽王爺的下落。大人發給盤費銀兩。龍滔、姚猛是親戚，二人商量，一路同走，倒不是要尋找智化、王爺，要到家內瞧瞧，怕的是以後留京當差，不易回家了。二人就在步下行走，也沒有馬匹，走到草橋鎮，就該岔路信陽州。這二人本是渾人，走著在樹林稍歇，就此睡了，把所有東西都丟了。淨剩身上衣服、刀錘沒丟，人家拿著太重。腰間圍著皮囊鐵鑽子沒丟，在腰內圍著呢。這兩個人一醒，面面相覷，身邊淨存些碎銀子，不上一兩了，相對抱怨會子，也就認喪氣站起就走。到了第二天，龍滔說：「到了信陽州交界上，咱們就不挨餓了。自可兩個人趕路。」早晚打了打尖又走，可巧正走在天齊廟，一看人煙稠密，姚猛說：「龍大兄弟，這裡好一個地勢，咱又沒有盤費，何不在此想幾個錢，也省得滿處商借，豈不省事？」龍滔說：「怎麼個找法？」姚猛說：「你不會本事麼？人學會藝業還不許賣哪！」倒是姚爺把他提醒，回說：「對！人窮當街賣藝，虎瘦攔路傷人。」兩人湊了湊錢，還有二三百錢，就在廟西邊找了一塊地方，教龍滔在那裡等著。不多一時，姚猛買了一塊白土子，夾著一塊板子來到，龍滔納悶：「要這物件做什麼？」姚猛說：「好往板子上施展咱們的鑿子。」龍滔說：「有理。」姚猛去借枝筆來，在板子上畫了一個人形，畫了五官肚臍眼，閒人立刻就圍上了。龍爺要先練，又不曾說打把勢生意話，口裡就說：「我們是異鄉人，不是久慣賣藝的，皆因無錢使用，吃飯要飯錢，住店要店錢，我們會粗笨的氣力，眾位別當看打把勢的，只當周濟濟我們。」說完就練，就是自己的刀，三刀夾一腿，砍了半天，外頭也搭著人多，也真有誇好的，收住了刀要錢。嘩嘩嘩的錢，見了不少。姚爺掄了一路錘，也見了些個錢；又打鑿子，立起板子來，衝著畫的那個人打眉毛，打雙眼，三支全中，大家喝采，錢更找多了。看的人又扔錢，要打肚臍眼。這個時候，外頭進來四五個人，全是歪戴帽子，斜眉瞪眼，問道：「誰叫你們擺的這個場子？」這二位哪裡會說柔軟話，說道：「用你管！」那人說：「你們掛了號沒有？」二位說：「我是不懂的。」那人說：「不掛號，收哇。」這二人見一轉眼工夫就掙了這些錢，叫收哪裡肯收，三句話不對頭，就打起來了。這些人如何是這二位對手，一轉眼的工夫，這幾個人就是頭破血出。那幾個惡奴就說：「你們可別走哇！」撒腿就跑。看熱鬧的人說：「你們快收拾起錢來走罷，他們可不是好惹的。」姚猛說：「他們要是好惹的，我們也就走了，既不是好惹的，我倒要惹惹。」龍滔隨即把錢攏了一攏。外頭一陣大亂，看來打把勢的人，膽小的全都跑了。就聽外邊說：「在哪裡呢？」有人答說：「沒跑，在這裡呢！」路凱、賈善、趙保三個人先進來，回頭告訴家人，不要動手。路凱問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就是打把勢的嗎？」姚爺說：「不錯，你小子是作什麼的？」趙保說：「你是什麼生意人，怎麼見面口出不遜？」龍滔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，什麼叫生意人，你沒打聽打聽二位老爺。」趙保說：「什麼老爺，舅舅打你。」往前一躡，就奔了龍滔，上面一晃，緊跟窩裡發炮就是一拳。龍滔伸手一抄腕子沒抄住，二人就打，不過三五個回合，就教鐵腿鶴一個橫蹠子腳踢在龍爺身上，龍爺一歪身軀，撲咚摔倒在地。龍爺本沒多大能耐，要是使刀，還得他先動手，他會使那迎門三不過的三刀夾一腿，要是猛雞奪素，還可以搶上風。要論拳腳，如何行的了。這一躺下，姚猛就急啦，就往前一躡，伸手就抓趙保。趙保如何肯教他抓，雙手往上一分，就使了一個分手蹠子腳，「當」的一聲，就踢在姚猛身上，「崩」的一聲，姚猛晃了兩晃：「哎呀！好小子，你再來。」趙保當腰「當」又是一腿，又踢在身上，姚猛仍又晃了兩晃，說：「小子再來。」趙保又是一腿。姚爺單臂用力，衝著賊磕膝蓋。「叭」就是一掌，趙保「哎喲」一聲，摔倒在地。金角鹿奔將過來就與姚猛交手。三彎兩轉使了一個水平，用他頭顱衝著姚爺一撞，姚爺往後一仰，單臂用力，就給了賈善一拳。這個賈善，怎麼人稱金角鹿，皆因他會使一個羊頭，將身往上一撞，憑著身子，拿腦袋往上一撞，若要教他撞上，總得躺下。遇見姚猛，他這個苦頭吃上了！姚爺雖不是鐵布衫、金鐘罩，天然皮糙肉厚，自來的神力，他如何撞的動！隨即就給了他一拳，「崩」的一聲，賈善栽了一個筋斗，躺在就地。姚爺趕上去要踢，賈善使了個鯉魚打挺，縱起身來。旁邊早有路凱說：「出傢伙砍他。」那邊趙保爬起，就把刀亮出來。龍滔也把刀亮出來，施展他那三刀夾一腿，把趙保砍了個暈頭轉向。這邊賈善也拉刀對著姚猛就砍，姚爺拉出那把腰圓大鐵錘，等著賈善的刀到，將錘往上一迎，「噹啷」一聲，賈善就把虎口震裂，撒手丟刀回頭就跑。那邊趙保倒不顧龍滔，過來對著姚爺後脊背，用刀就紮。姚爺一回身，用錘橫的一擦，趙保那口刀也就拿不住了。「噹啷」一聲，墜落於地。幸好有路凱過來擋住姚猛。路凱來的時候，本沒帶著兵刃，一彎腰將賈善那口刀來撿起，奔了姚爺，用刀就刺。姚爺拿錘一招，路凱的刀早就抽將回去，絕不叫他錘碰上。鬥了兩三個回合，只聽那邊「撲咚」一聲，龍滔叫賈善一頭撞了一個筋斗。姚爺一發怔，這麼個工夫，不料身後叫鐵腿鶴衝著他的腿腕子給子一腳，姚猛腿一軟，「撲咚」往下一跪，正在路凱面前。路凱用刀要刺，忽然他背後有個南邊口音說：「唔呀，混帳忘八羔子，難道你還敢殺人嗎？」隨著就是一刀。路凱躲過，見那人一色大紅緞子衣襟，壯士打扮，也未問姓名，兩個人就交手。原來此人是聖手秀士馮淵，他同著艾虎、盧珍三個人一路前來，一半尋找智化，帶找王爺的下落。走著找著，艾虎叫他兩個人先走，說：「我要找一個人去，前途若等不上，京都再見。」因為艾虎與馮爺不甚知交，自己要上揚州府找他師傅去，故此單個行走。盧珍同著馮淵一路走，可巧走在草橋鎮打尖，正要來酒飯，店家多話說：「你們二位不瞧熱鬧去！」馮淵就問：「瞧什麼熱鬧？」店家說：「這地方有一座天齊廟，分熱鬧，二位逛逛這個廟再走。」二人吃完飯，直奔正西，到了天齊廟外，就見那邊人眾東西亂跑，喊說：「殺砍起來了。」馮淵趕到人叢中往裡一擠，正遇著路凱舉刀要殺姚猛，又見龍滔也教人捆上了。馮淵一急，拉刀一罵，剝將下去，與路凱兩個人交起手來。姚猛也叫人捆上啦，賈善拿著龍滔的刀，趙保拿著自己的刀，三個人戰馮淵一個人。馮淵隨動著手，邊罵罵咧咧，並不懼怕。三個戰了多時，不分勝敗。忽然，打正南上又闖進一個人來，細聲細氣說道：「你們因為何故殺的難解難分？到底所為何事，我先打聽打聽，說明白了然後動手。」馮淵喊說：「唔呀，大哥幫著拿他們，咱們的人全教他們綁上了。」盧珍一聽，往那邊一看，何曾不是，也把刀亮將出來。原來盧珍走進廟門，回頭不見了馮淵，轉身尋到這裡。盧珍把刀亮將出來，闖將上去。盧珍那個本領，可就強多了，轉眼之間，把大眾殺的前仰後合。路凱一著急，打算要用莽牛陣，一擁齊上。將要一聲吩咐，又見正南上一陣大亂，眾人喊：「姑娘來了。」見那些人齊往兩旁一閃，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，瞧見他們大家動手，叫一聲：「哥哥們躲開，讓我拿這個狂徒。」盧珍不肯奔她，想男女授受不親。馮淵見她有二三十多歲，烏雲用一塊鵝黃絹帕扎住，玫瑰紫小襖，油綠汗巾繫腰，桃紅的中衣，大紅的弓鞋；滿臉脂粉，並沒帶什麼花朵，耳掛金勾，蛾眉杏眼，鼻如懸膽，口似櫻桃，生得雖然美貌，卻帶妖淫的氣象。馮淵把刀一刺，姑娘並不還手，一閃身躲過，一抬腿正踢在馮淵的膀子上，馮淵撒手刀飛，姑娘往下一蹲，一個掃堂腿就把馮淵掃倒。吩咐把他捆起來，然後撲奔盧珍，與公子爺交手。兩個人殺在當場，戰在一處。要問勝負輸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